

GIVE UP

放弃

一块被关在笼中的金像被囚，他为人人所唾弃，但他却是一个好人；
一块被关在笼中的金像，他为人人所唾弃，但他却是一个好人；
一块被关在笼中的金像，他为人人所唾弃，但他却是一个好人。



YZL1089010886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决不放弃 / 张族权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7-5039-4102-3

I. 决...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30442号

决不放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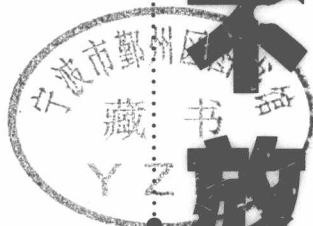
骏蝶影视文库

JUN DIE VIDEO LIBRARY DFIH

编 著	张族权
责任编辑	李恩祥
主 编	方 方
责任校对	李 明 王 旭 潘 恺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策划出品	北京骏蝶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策划制作	北京炼金世纪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一号
邮 编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销 售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蓝迪印刷厂
	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 720*1020 毫米 1/16
	印张 / 19 字数 / 22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4102-3 / I247.5
定 价	29.80元

Never Give Up

决不放弃



张族权
著



YZL10890108868

兄弟呀，小心点吧，别被拍着！

朋友太多！小心拍死你！！

兄弟你敢说吗？你没挨过砖拍吗？那只是你命大，

一下没有把你拍死！

防不胜防！背后一直有人？



阳光照耀着我们

阳光温暖着我们

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善良不是阳光，但它是人性的光芒！

邪念不是黑暗，但它是人性的罪恶！

邪恶在心里深深的隐藏，也许一生都不会为人知晓！

但是，一块砖头却考量出人性的丑陋。

从黑暗中看到那些被扭曲的灵魂！

一块砖头让他从此改变...

一块砖头也让他遁入黑暗...

一块砖头更让她爱意毁灭...

阳光底下有罪恶！

2010年惊蛰北京 族权 ●



目 录

CONTENTS

■引子 5

第一章.....	10
第二章.....	17
第三章.....	23
第四章.....	28
第五章.....	33

■第六章 39

第七章.....	44
第八章.....	51
第九章.....	57
第十章.....	64
第十一章.....	69
第十二章.....	77
第十三章.....	83
第十四章.....	91

■第十五章 99

第十六章.....	105
第十七章.....	112
第十八章.....	118
第十九章.....	126
第二十章.....	133

■第二十一章 141

第二十二章.....	145
第二十三章.....	153
第二十四章.....	159
第二十五章.....	166
第二十六章.....	174
第二十七章.....	183
第二十八章.....	193

■第二十九章 201

第三十章.....	210
第三十一章.....	220
第三十二章.....	229
第三十三章.....	237
第三十四章.....	245
第三十五章.....	258
第三十六章.....	266
第三十七章.....	272

■第三十八章 280

第三十九章.....	288
第四十章.....	296
尾声.....	302



Prologue · 引子

一个冰冷的下午，灰暗的楼道里，手术室外的提示灯灭了，病人家属迫切地迎向了手术室门口。大门打开了，病人家属呼的一下围了上去，“大夫、大夫怎么样？怎么样了？”几个医护人员推着手术车急速地走了出来，家属让出一条路。“拍得够狠！放心吧，还有口气！”主刀医生吕梅边说边走出了手术室。

做医生这么多年了，自己主刀的手术不计其数，可是今天的她突然感到了一丝异样。手术的时候，看着这个头部受伤的病人，吕梅竟然有了一丝紧张，旁边的助理不断地擦拭着吕梅额头的汗珠，也察觉了吕梅的异常。手术结束后，看着病人被手术车推走，吕梅长舒了一口气。她张开了双臂，一旁的助理马上把她沾满血污的手术服脱了下来，吕梅摘下了手套，递给了一旁的助理，走出手术室。

年轻的助理紧跟了几步，“吕大夫，刚才三号床那老头一直嚷嚷着耳朵听不清，说怀疑手术没做好。”吕梅轻轻一笑，随口答道：“别理他，死不了！两根神经离着十万八千里，纯粹自己吓自己。”小助理似懂非懂的点了下头：“六号床要求出隔离室。”吕梅摇摇头，“不行！再观察一天。一切正常的话，明晚回普通病房。”小助理一愣，此时的吕梅已经快步地走到了诊室门口，小助理赶忙追了上去，轻轻地说道：“哦，刚刚有您家里人打电话来。”

一听有电话打来了，吕梅放在脸上准备解除口罩的手突然停住了，但是她马上恢复了正常。小助理紧跟着说道，“您家里人打到护士前台了，好像还在等您呢！”吕梅微微一笑，“我知道了，谢谢你。快去忙吧！”

吕梅独自一人走在空旷的走廊里。她微微皱着眉，这条诊室到护士前台短短十几米的路突然显得漫长而没有尽头。走到悬起的电话听筒前，吕梅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深吸了一口气，接起了电话。

“喂，我是吕梅。”

“姐，爷爷让你今天早点回家。”电话是家里的年轻保姆爱莲打来的。

“……哦……早不了，我还有病人呢。”吕梅迟疑说道。

“爷爷说今天有客人到家，一定得回家吃晚饭。”

吕梅看一眼对面墙上的大日历。“一定？……我尽快吧。”

吕梅挂上了电话，缓缓坐到椅子上，不知是因为疲倦还是烦躁，她对着墙上大幅的日历“11月5号”喃喃自语，“十五年了！”

路过的小护士见吕梅发呆，关切地呼唤着吕梅的名字，可是吕梅的注意力压根就没放在护士上，仍盯着日历发呆。

小护士凑过来：“吕医生，您怎么了？”

吕梅回过神，冲那护士笑了笑，温和地：“没什么。”

小护士嫣然一笑：“今天手术太累了，该下班了，您赶紧回家歇着吧。”

吕梅轻轻一笑：“哎，你也快回家吧。”说完起身，走出办公室。

墙上的日历显示着11月5日，吕梅知道这一天迟早都会来到的。

11月5日是平凡的一天，这一天没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也不见得有什么生离死别，可是对她的公公郭震东来说，这天可真的很重要。郭家人从几天前就开始迎接这一天的到来，老人郭震东早就把自己珍藏多年的中山装准备好了，在早上就急急忙忙地换上，吩咐着小保姆爱莲买菜、做饭、收拾房间，自己则担任了总指挥，时不时得到处视察家里的准备工作。郭震东身着正装、滑着轮椅来回在家里查看，生怕在哪个细节上出了纰漏。是的，郭震东知道自己的身体不如当年了，甚至说是每况愈下，但是今天他那已生出老年斑的脸上居然显得容光焕发，原本因为花眼日渐混浊的眼睛竟也显得炯炯有神。见他一刻也闲不住，正在做饭的小保姆爱莲好奇地问道，“爷爷，你今天精神真好啊？”郭震东微微一笑，“是啊！咱们家要来客人了，爷爷当然高兴了啊！”说完滑到桌前，认真地看着桌上摆放的碗筷。

“爷爷，怎么以前从来没见过那个武子哥啊？”切菜的爱莲转过身问道。

郭震东笑道：“他在监狱里关了十五年，今天出来。”

爱莲手下的刀一顿，满脸惊讶，“监……狱？坐牢的啊？”

“唉……脾气太暴，把人一板砖拍残废了。”

一听到打架，打残废了、小保姆爱莲顿时面露惧色，心中也犯起了嘀咕，她没想到自己忙活了一天原来是要迎接一个罪犯。

郭震东看出了爱莲表情中流露出的担心和不安，他缓缓说道，“爱莲啊，武子他人不坏，就是一时冲动……我的意思是他这回到咱们家来，肯定有些地方会打乱我们以往的习惯。请你别太介意。”

爱莲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哦，我知道了。”

“爷爷先谢谢你了。”

小孙女宁宁快七岁了，他早早的就把孙女接回了家，还让宁宁穿上了自己的新衣服，此时的宁宁从厨房里探出头来，“爷爷，谁要来我们家呀？”

郭震东微笑着凑到宁宁身边，一把抱了起来，“宁宁听话啊！今天一个从监狱出来的叔叔要来咱们家！”

监狱，宁宁听到这两词把嘴撅得老高，老师平时教育她要做好孩子，自己怎么能让坐过牢的人来自己家呢？在宁宁的意识中，监狱是一定要 and 坏人联系在一起的，自己的爷爷原来就是抓坏人的，爸爸也是。为什么爷爷让一个坏人来家里呢？宁宁一脸不高兴，嚷道：“爷爷，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啊？”

郭震东看了眼手表，对着爱莲说道，“爱莲，赶快再给你姐打个电话，提醒她今天有客人来，让她早点回家！”

女儿宁宁搞不懂，小保姆爱莲不明白，可是自己心里比什么都清楚，家里来电话催了几次，可是吕梅今天却真的不想回家。

她出了医院，去了市集，不是为了买菜，是为了找一个人。这条市集吕梅很熟悉，卖货的商贩大部分都对她有点印象，菜贩子北方汉子永和见了吕梅拎着菜远远就迎了上去，

“吕大夫，你要的菜都准备好了。”

“谢谢，今天先不拿了。”吕梅笑着迎合了一句，急匆匆快步走着。

看着吕梅的背影，永和叹了口气，同时眉宇间又显露出一丝钦佩与爱慕，可他还没来得及往后联想点什么，一个鸡蛋就打醒了他！这边是吕梅远去的婀娜的情影，那边是怒目而视的体态臃肿的老婆，此刻的永和要是多读几年书，一定能充分理解一句成语的意思——天壤之别！

穿过了市集，吕梅来到了广场前一个露天茶座。这聚满了闲聊、下棋、喝茶的人。

吕梅穿梭其中，耳边传来此起彼伏的笑声和说话声，什么国家大事、家长里短吕梅根本无心留意，广场角落传来的悦耳的琴声，吕梅循声而去，一位穿着白色羽绒服的女孩正在一角拉着琴。那琴声穿越嘈杂的广场，显得异常悦耳动听。吕梅一震，她的思绪一下就被带到了十五年前，带到了自己和这个拉琴女孩相仿的年龄。年轻一切都是好的，那时候有每个人都值得回味终生的激昂青春和纯真情感，那时候可以大胆地去爱、去恨，也能有男孩大胆地对自己说，“我带你见我妹妹！”。可是每个人也要经历成长和成熟，一切也一去不复返。吕梅定了定神，一下回到了现实，她缓缓地走向拉琴的女孩。

吕梅刚走到拉琴女孩的身边，那女孩立刻停手。

“姐，你来了！”女孩微笑着说道，从表情上能看出吕梅的到来让她很高兴。

吕梅凝视她一会，蹲到她身边，温和地说道：“嗯，是我。”

女孩甜甜地一笑，一把抓住了吕梅的手：“姐，我一听脚步声就知道是你。”

吕梅看着满心欢喜的女孩，竟然一时语塞，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她慌乱地翻着包，找出一部手机，又牵起女孩的手，将手机放在女孩的手里。“文娟，姐姐给你买了部手机。”

拉琴的女孩叫王文娟，以前也住在这片胡同里，她自幼就失去了父母，和哥哥相依为命，谁知道唯一的哥哥却出了意外，被人打成了植物人，从此生活上雪上加霜。可是王文娟是个坚强的女孩，为了给哥哥治病，她学会了小提琴，靠着拉琴和街坊邻居的帮助勉强糊口。这些年来，吕梅对这个可怜的女孩照顾有加，不但在经纪上接济她，还带着她给哥哥治病，把他们完全当成了自己的亲人。

王文娟知道吕梅姐姐的好，却无从报答，今天吕梅姐又送来一部手机，王文娟一触到手机马上缩手：“姐姐，我不能再收你的……”

“这不是钱。”吕梅耐心的说道。

“可是……”王文娟显得很为难。

吕梅语气温和，但是态度很坚决：“拿着。这不单是为了你，也是为了你的哥哥。”

王文娟拿着手机点头：“为哥哥？”

吕梅手把手教她摸按键，并且告诉王文娟已经把自己的号存下了，只要按住快捷键三秒钟就能直接拨通自己的电话。

“今后要是有什么急的事发生，或者有陌生人欺负你，你马上打我电话或是报警，知道了吗？”吕梅站起身。

王文娟笑了，笑得如此纯洁和美丽，“姐姐你放心，现在很少有人欺负我了。谢谢姐姐！”

吕梅摸摸她的头，看着王文娟，她心里来时那些不安和焦虑也消除了不少。

吕梅看看手表：“文娟，我该走了”。

王文娟恋恋不舍拉了拉手“再见姐姐”。

坐在出租车上的吕梅看着路旁飞驰的风景有些不知所措，司机已经不是一次问她到底去哪，可她都是淡淡的一句回答，“一直开！”出租车围着城市一圈一圈地绕了很久了，司机心里纳闷，这人是怎么了？怎么还有没事绕圈玩的啊？他几次透过后视镜看这位坐在后座的奇怪的乘客，看到的是一张清秀漠然毫无表情的脸。不知她在想什么，只有吕梅自己知道，该面对的迟早要面对，来吧…

此时，华灯已初上！





Chapter 1 · 第一章

姜洪武嘴角流着血，面部的口子 and 淤青以及胸口上的剧痛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火辣，冰冷的地面夹杂着冬日的阳光，这忽冷忽热的感觉让姜洪武出现了幻觉，几个小时前发生的一切像过电影一样在姜洪武的脑中浮现。

11月5日，监狱办公室墙上的大号台历明显的告诉提醒着每一个人。“1391！”——一个宏亮的声音从屋内传来。姜洪武在一张表格上签了字，坐在办公桌一头的警察看了姜洪武一眼，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印章，在表格的右下角一按，冲着姜洪武身后的两个警察一摆手，两个警察心领神会，将姜洪武的手铐打开，并将表格收了起来。这张表格就是姜洪武刑满释放的文件，上面注明着刑期——十五年。

监狱的大门打开了，虽然刚刚只有一条缝，姜洪武就迫不及待地钻了出来，身后的警察还在例行公事地提醒他，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可是姜洪武此时的心思早已随着监狱大门打开所照射出来的一米阳光飘到了外面。身后的门“哐当”一声关上。姜洪武浑身一震，缓慢地转身凝神看了看那扇关闭的大门。十五年了，姜洪武脸上露出一撇释然的笑容。这种发自内心的笑在他身上已经压抑了十五年。姜洪武深吸一口空气，他不想让这口新鲜、自由的空气轻易溜走，他想不到原来呼吸也是这么美好的事情。这些在常人面前平常得不值一提的空气此时在姜洪武眼里变成了无价的珍宝。他看了看头上的天空，虽然没有十五年前湛蓝，但是却透着一种久违的意味，自由！若不是还在监狱门口，此刻的姜洪武一定会笑出声来。在尽情享受了一番自由的味道之后，姜洪武突然想到了什么，一时的愉快和兴奋顿时荡然无存，他从地上抓起了自己的行李，沿着大马路方向走去。

监狱偏僻，过路的车不多，就算有基本也都是各种大货车，姜洪武在路口站了半天也没等到一辆公共汽车来。他正原地起急，小公共从远处驶来，并且直接停到了姜洪武面前。小公共司机探出脑袋，“哥们，进城不？”姜洪武赶忙点点头，那司机一摆手，“上来吧！”同时打开了车门。姜洪武抱着行李连声道谢，赶紧往车门走，可就一只脚刚刚踩在车踏板上。站在他眼前的一双大脚

似乎引起姜洪武的警觉，他下意识地抬眼睛向上看去，一个足有一米九的大汉站在他面前。还不等姜洪武反应，大汉一只板砖已经劈头盖脸的砸向姜洪武。姜洪武机敏地用手挡开，却被一脚踢倒在地。姜洪武奋力爬起来，只见七、八条大汉从小公共上一拥而下。姜洪武见情况不妙，跑向车的后方，大汉们紧跟着追了上去。

跑在最前面的大汉跃起，抱住姜洪武的脚，二人滚倒在地。众人赶上前拳打脚踢，有几个人还带着家伙，木棍、砖头一起往姜洪武身上招呼。姜洪武抱着脑袋爬在地上，那几个大汉丝毫不停手，七八个人围着姜洪武爆打，冲架势看就是要把他打死。姜洪武挨着打，心里还纳闷，这帮人是谁啊！怎么上来就动手！还都下狠手？他还没捉摸过来，一块板砖在姜洪武头上碎开，要不是他用手保护，这下肯定要受重伤！

姜洪武忍无可忍！他一声闷吼，忽然冲了起来，一头撞向一大汉胸口，大汉仰面倒地。

另一大汉挥棒打向姜洪武。姜洪武劈手夺过，将棒子抡圆了反击。发怒的姜洪武勇猛如雄狮，气势慑人。大汉们中了棍子不断被姜洪武打倒在地，同时全被姜洪武的气势给镇住了！

姜洪武满脸流血，圆瞪双眼，咬牙切齿。手里的大棒虎虎生风。又一个大汉被棍子迎面击中鼻梁，打了个鲜血长流，大汉捂着鼻子，退到后面！

姜洪武嘶哑着嗓子大喝道：“来啊！我他妈跟你们拼了！”。几个大汉们对视了一下，一咬牙，又冲上来。姜洪武再次抡圆了大棒准备反击，可因体力不支摔了个趔趄！一大汉从靴子里拔出匕首，气势汹汹地逼近。明晃晃的匕首反着光映到姜洪武的眼里，姜洪武一闭眼，完了！可就在这危急一刻，一声明亮的汽车喇叭声传到了耳朵里。脸上的伤口流着血，让姜洪武视线变得模糊，他隐隐能看见一辆小汽车停在了不远处，而身前的几个大汉纷纷逃离，奔上小公共。小公共迅速发动马达，绝尘而去。

姜洪武受了伤，迷迷糊糊的躺在了路上，他的爸妈、他的邻居、他童年的好兄弟都一个个出现在他面前，每个人都对他挥手示意。这海市蜃楼般的回忆让姜洪武身上涌上了一阵暖意，这股暖意掩盖了伤痛，躺在，躺在路边的姜洪武竟觉得格外幸福。模模糊糊的姜洪武感到一个人来到了他身边。姜洪武一咬牙，顺手从地上拾起半块砖，挣扎着爬起来扬手就要打。

“操你大爷，我……”话音未定，举在空中的手忽然停下了。一个身着西服，戴着眼镜，文雅淡定的男子站在自己面前。

哥！那男子首先张口。

姜洪武看着他，满脸的紧张和愤怒渐渐融化，欣喜的笑意浮上脸庞。

“东……东子！”姜洪武突然结巴了！手中的砖头“啪”的掉在了地上。

……

拥抱，男人之间的拥抱！

姜洪武的把兄弟，他最好的哥们、发小，郭小东来了。

姜洪武坐在郭小东的本田车上，脸上的血迹已经基本擦干净了，可是刚才激烈打斗给他带来的冲击还没有完全退去，他直直地盯着前方，微微喘息着。郭小东把一支点燃的香烟递给了姜洪武。姜洪武还没回过神，郭小东用胳膊肘捅了他一下，他这才反应过来，忙接过烟，贪婪地连吸了两大口。

郭小东微笑道：“缓过来了？”

姜洪武没回答，只是憨笑了一下并且猛地点了点头，又吸两大口烟。

“打你的是什么人？”

“管他是谁呢，反正已经出来了，挨打也比在里面强！”

郭小东被姜洪武的憨样逗乐了，“想去哪？”

姜洪武自在地抽了口烟：“送我回家！”

郭小东突然一呆，欲言又止；他扶了扶眼镜，发动了引擎。

十五年说长也不短，外面虽然不是沧海桑田，也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高楼大厦、百货商场、商务会所、健身中心一座座建筑如雨后春笋在这座老城市拔地而起。看着这满大街的什么夜总会、KTV、网吧、大酒店、洗浴中心，姜洪武真的前所未闻。在车里他兴奋地看着过往的景象，并且不断发问，郭小东也一句句耐心地给他解释。姜洪武听得半懂不懂，但都煞有介事地进行点评，就像一个小孩子第一次进了公园一样，由衷地快乐。

车到了一座工地旁边，轰隆隆的推土机正在推着废土，旁边的一面砖墙眼看就要倒下。施工的工地与旁边高耸林立的写字楼完全不相衬。

“到了。”郭小东缓缓说道。

姜洪武一脸疑惑，从广本车里走下，惊得目瞪口呆。

“我家！”姜洪武大喊道，他疯狂地向推土机奔去。郭小东也下了车，看着奔跑的姜洪武不断地叹气。

姜洪武狂奔到推土机前大喊：“住手！”。推土机里的司机根本没看到他，继续开着车。姜洪武冲上去猛拍车门玻璃：“你他妈的给我住手！再动我要你的命！”

工地上凑在一堆抽烟的几个工人都看向姜洪武这边。推土机司机手里没停，侧脸对姜洪武说道：“干啥？”

姜洪武猛地拉开车门，直接上车拔了车钥匙。

司机大惊，紧跟着一脚刹车，当时就火了，“你他妈吃错药啦？！”底下抽烟的几个工人扔掉香烟，也都围了过来。

司机跳下车，一把揪住了姜洪武的衣服，几个工人一下把姜洪武围在了中间！

姜洪武一把扯开司机的手，“这是我家！你们现在拆的是我家！懂不懂？我的家！你……你们！”

司机攥着拳头，瞪着姜洪武，“这地方早就没人住了，你他妈从哪儿钻出来的？”

几个工人指点着姜洪武发表着自己的看法。

“跟他废什么话，就是一个钉子户。”

“奶奶的，工程这么紧老天还下雨，隔天就蹦出个把神经病……”

“钥匙！快拿来！”司机逼近了姜洪武，伸手要钥匙。

姜洪武攥紧拳头，“不行，不能拆。谁拆我家我跟谁拼命。”

司机猛地推了他一把，“谁他妈爱拆你家似的，你去跟我们老板拼命，去跟他们拼命啊！钥匙！快他妈拿来！哥几个倒是帮个手啊！”几个工人过来抢姜洪武手里的钥匙，姜洪武急红了眼，双方拉扯起来。

“不能拆！不能拆！”姜洪武依旧执著的呼喊著！

司机被惹急了，猛地踢了姜洪武一脚，“你他妈疯了是吧？”几个工人也上来把姜洪武往地上摔。

“住手！我是警察！”郭小东出现在众人身后，并且推开了围攻姜洪武的工人。郭小东拿出证件向众人一晃，工人们看到郭小东是警察，纷纷停了手。

“警察同志，您来得正好，这疯子影响我们正常施工，还出手打人。您赶紧把他关进去，要不就送精神病院。”

“这人是兄弟，误会了！”

司机没好气地说道：“警察同志，这兄弟您可得好好管管。钉子户我见多了，没见过这么撒野的。”

“我这兄弟刚从……外地回来，十几年了，忽然看到自己家老房子拆迁，心理上接受不了，你们各位多包涵。”

司机呵呵一笑，“警察同志开口，一切好说。钥匙，拿来吧！”，冲着姜洪武伸手。

姜洪武呆呆地看着眼前的废墟，依然一动不动。

郭小东走过去，蹲在了姜洪武身边，轻轻握住姜洪武的拳头。姜洪武失神地看着郭小东，喃喃地说道，“爸……爸……我爸……”

郭小东没有说话，慢慢松开姜洪武的拳头。姜洪武的手在微微发抖，那把钥匙陷入肉里，沾了鲜血。忽然有水滴在掌心。郭小东抬头一看，姜洪武正在无声地落泪。

郭小东小心翼翼拿起钥匙，扔向司机：“接着。”

司机抓住钥匙：“一大老爷们坐地上哭，丢不丢人？”

郭小东抬头瞪视他：“做你的正经事！”

司机挑挑眉毛，跳上推土机。

郭小东搀起姜洪武：“咱们走吧。”

姜洪武站起身，看着推土机将那最后的一堵墙推倒，倒塌的灰尘顿时弥漫了眼前的空气。此时的姜洪武早已泪流满面。

“算了武子，这里早就不是你家了。早就不是了。”

姜洪武瞪大眼睛看着郭小东，眼前充满了疑惑。

郭小东叹了口气，“你爸把房子卖了……为了赔钱给王文俊家。”

姜洪武眼里充了血，努力忍住恸哭的冲动，然而眼泪却不住地往下淌。无家可归的感觉来得这么突然，却好像一切都是他早就想到了的，只是真正面对的时候，姜洪武完全不知所措，他明白，他唯一的一点记忆真的没有了，他在牢里苦想了十五年的家，那温暖的、坚固的家到最后竟抵不过一辆普通的推土机。

“你早就知道了？”姜洪武比刚才冷静了很多。

郭小东没说话，看着眼前的一片废墟。

突然姜洪武抓住了郭小东的领子，“我爸呢？我爸在哪？”

“他走了……”

“什么？你说什么？”

“三年前就去世了。”郭小东眼睛里也渗出了泪光。

姜洪武一拳打了出去，狠狠打在身边的断墙上，墙上留下了血印。这也许是他最后的纪念了。

“慈父姜伯年之墓——子姜洪武、郭小东泣首。”当这几个字映入眼帘的时候，姜洪武瘫倒在地，他一步步跪着走近了墓碑，张大着嘴，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郭小东往前跟了几步，看着眼前这一幕，不觉黯自神伤。

“爸——儿子不孝——儿子不孝……”姜洪武终于发出了撕肝裂胆的呼喊！所有的情感在这时刻全部迸发！这生离死别的呼唤，在这时比千言万语更重要，更能感天动地。姜洪武跪在地上，不住地磕头，每磕一个头，都哭喊着说声对不起，地面砰砰作响。姜洪武本来受伤的额头再次渗出了鲜血。

郭小东赶忙上一步扶住了姜洪武，“武子！哥！”

姜洪武成了泪人，“爸，我错了，我错了，我知道错了，都是我不好，爸，对不起……爸……”

郭小东眼眶泛红。他挨着姜洪武跪下，点了三支烟，递给姜洪武。姜洪武边哭边将烟插入香炉。

“爸，你放心，我出来了……我一定好好做人，我一定好给你看，否则我就不配是你的儿子！”说完伏倒在碑前，依然止不住地哭。

郭小东轻轻拍拍他，温和地说：“武子，好了，咱们回家吧。”姜洪武慢慢直起身，用红肿的

眼睛看着郭小东，眼里充满悲痛与绝望。

姜洪武：“我……我什么都没有了！”

郭小东用力搂他肩膀，“你还有我啊！我们是兄弟！我家就是你家！”

兄弟，这个词无论在什么时候说出来都有份量。姜洪武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郭小东拍了拍姜洪武的肩膀，“别忘了，你还有我这个兄弟！”

姜洪武泪如泉涌，咬住牙关，点了点头。

“回家吧，我爸在家等你一天了，他也盼你早点出来！”郭小东看着姜伯年的墓碑，幽幽地说道。